天方至聖實錄

天方至聖實錄卷之十五

遷都十一年事實

遷都十一年己巳正月母哈蘭○東歷戊辰十月密速爾帝遣使來覲闡爲帝王之道

密速爾自古帝王之區、西極之中國也洪水消後、努海季子哈牧之孫、密速喇音氏奉祖命。平治水土于西極、闢土開基、因國號密速爾傳十數世、歷千二百年。郁素福掌國、民稱奉主之道、又歷四百年。母撒克費而傲王復

與正教、閱六百餘年、遠五德、蘇來茫、統一天下、凡日出没之所、悉遠焉、秦穆公府有西土由余至此論至治之道見史冊又一千一百餘年、爾撒爲教、有逆首屠都司、聚七十千人、來殺爾撒、爾撒野道、屠道之人、寔負主顯大能、俾爾撒昇天、變屠都司爲爾撒相、衆逆戕焉、執屠、釘椿刺死、復還屠相、衆逆愈惑、恐治殺主之罪、有邪魔倡言、二人實、人也、變化顯相、受爾人罪、贖爾人罪矣、時密遞帝聞殺爾撒、亟出兵勦之、衆逆

撫紀逃竄四方及其久也蔑言與說且以爲教矣當是時也行其教者爵密爲盛沙牧尤讀實業學士咸攻其學密速爾與沙牧爲隣嘗見沙牧王附爾密帝伐穆隆使人曁克黙底納諜知聖人之道一同爾撒之道並同于古猶人之道乃遣使臣齎寶物來貢問爲帝王之道極稱達五德蘇來芒之爲王以是年是月至黙底納聖替旨曰昔者眞主勅命達五德曰吁達五德維予畀汝爲天下后斷民

以理、毋縱私、私則迷路、惟諸迷路、罹于凶罪、須知此諭寓有十義、提醒一切爲帝王者、一、須自識所居尊位、乃主與者、非由自己能力、而得二、須知是得自前人、不久卽復與之後人則應借此不久之位、以賺永遠無量之福、三、須知爲帝王是代眞主之位、卽當體主之動靜維持、仁民愛物、以治安爲本、四、須知命我爲君、則諸凡政務、一出於己、不可推委聽斷於臣庶、因臣庶未必如爲君之用心也、五

斷聽民訟、必遵理法、不可踰於理法之外、亦無偏私、謂行偏私、而致有枉、七、勿縱欲、縱欲是與主爲對也、八、須知縱欲、即是迷路、克己制欲、即是天理、尤須知君位雖尊於今世、若於後世、猶是奴也、善必有賞、無疆之福、惡必有罰、無疆之禍、蓋帝王爲天下之最貴、其得罪必天下之至卤、十、須知聖、鮮帝、王之權、而帝王、斯能行聖人之事、聖有時、有不時、帝王則全得乎時也、故蘇來莊只求王位不求聖

學曰、吾得王、則聖與學俱矣、凡爲帝王、省此十事、庶幾達五德之王矣、然亦當知求王之利也、王有獨得者六、聖與學莫與焉、一掌天下、乃主之事、爲聖與學乃人之事、二爲帝王有作德興善之全力、聖與學未能也、三帝王行一善、天下奉之、共欲以其善進、若聖與學、必需待時、四凡帝王行一善政、禁一惡俗、國人遵之、其善慶皆與王同享、止惡之功、與王有分、五帝王遂意縱欲、爲至易而能戒之、其

功倍于尋常萬倍、六帝王有眞主之威權、掌生死、執貴賤、賞善罰惡、無不任從、則驕傲易生、苟能尊賢敬學、日尋究其爲王、當爲之事、使天下安于穀食、嫻於禮義、不復有無告之人、則其王眞爲聖等、今世聖王兼慈、後世必王與豐同富也、是乃以貴寶貿貴寶也、反是若王而不行王政、日以廣地土畜財貨爲事、是乃以珍貝易瓦礫也、非帝王聰知之所取也、

赤尼帝使至復遣賽爾弟斡歌士以經教東

先是爲聖二年帝以占星識聖遣使來詣聖以賽爾弟斡歌士送使還帝賜籍建寺居聖使斡歌士還閱二十餘年矣至是帝復遣使西來（先是隋文皇帝此是煬帝也）其時帝有天下一統之甚欲圖籍天下方域故逮焉聖諭來使曰汝主方荒于政而暇及此耶使臣對曰吾主之禰宰臣之爲也聖人曰卽以汝所歷覩者圖之乃不汝謬也聖復遣斡歌士陪往囑曰書

者多士、留京未還、不免生齒日勝、汝盍往教之經典、訓之禮節、想赤尼帝問我作何事、爾對曰、奉天闡化、興正滅邪、革除假像、祇奉眞主曰勞勞于民事、不甘食味、時勤于國、弗顧家、知聲色臭味爲慮、生之毒、伐祚之斧也、弗敢喜好、知其問爲帝王之事、汝對曰、體天法、崇敬賢、親民、廣仁恵、正法度、燭奸、從諫、日省己私、時察民隱、毋貪廣、毋虐長、輕勢位而重天下、廢私好而聽賢良、

法而西帝率屬國數十王來朝請訓、

法而西乃東帶帝王之屆、屬國最廣、補哈喇撒馬而干及河後諸國皆隷焉、扈喇桑乃其都會、帝盡率屬國之王、以寶物駝馬來貢、求爲帝王之道、聖人曰、帝王之道治而已、有治世之帝王、有治道之帝王、有世道兼治之帝、王、治世之帝王、乃真主恩威動靜之規模、恩威由之顯、而不能見及恩威之所以然、故其恩威多出自己私、治道之帝王、乃真主恩威、

動靜之顯位、恩威由之顯、而能見及其所以然、乃以道道之手、用理之鑰、開世法之門、以眞目于已身、親見眞主隱微之機密也、世道兼治之帝王、即眞主恩威之本然發見、無所見、顯無所顯、一眞主之自爲動靜也、帝王乃眞主之影、亦眞主之器具、凡是三等、而列人品、心與天通、道與主合、有弗動、動則天地隨、神明應、萬物順、不言而信、不教而化、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是謂神明帝王、體眞主之動

靜、代天地之化育、仁覆萬物、德被無疆、莫從前歷代之弊政、興萬世永利之宏規、誅伐無道、蕭除異端、使民事統於一、而心定於一、是謂聖明帝王、遵主法聖、禮賢道古、審經權之宜、明淵幾之當、是謂賢明帝王、遠邇悉在其照鑒、利弊莫逃其洞察、秋毫無隱、幽明畢燭、以聽斷乎枉曲、是謂聰明帝王、明于治人、更明于治己、能治于生前、更能治于死後、是謂明哲帝王、黜除異端、保固正學、一志行仁、不

為聲色貨利所困、矢心治道、不爲奸宄邪逆所侮、法黜奸邪、威伏賊寇、是謂英明帝王、行或自任、事或依人、知而不察、明而不辯、雖衆言是聽、善宜興而不知、急禍將至、而不知戒、臨事遲疑、委決不斷、是謂庸王、網羅聲色、府藏財貨、廊廟權奸、囹圄良正、年飢而不賑、民困而不救、工作頻仍、稅征煩復、逐逐皇皇、惟所欲之是遂、是謂賊王、帝王而至於爲庸爲賊、復何以爲帝王哉、神明帝王、無爲而化、聖

明帝王有為而治賢明帝王守正聰明帝王因時明哲帝王保身英明帝王善世庸王求治而不得治賊王作亂者也朝位而夕除欲速其效精明其德異德者昌不德者亡苟無其德不稱其名諸君審名問實據實命名不虛位矣于是帝率諸王頂謝寶訓各用書記永以為箴

福里格王遣使來朝問造化根原歷代因革

福里格乃密速爾之邊譯其人原寄速人

因僞殺爾撒俱洛迹王之討逆于此結聚成國、至今六百年、成西極一大都會、國王國人、皆深信爾撒與屠都司爲一人、且謂其爲造化天地之主、顯化人像、救贖人罪、復爲設像供奉之、與供佛等、稱納酒喇教、即忒爾撒也、附合會洛沙敎諸國、自古之經教、圖籍悉載、學亦爾條、因初聞穆罕默德奉天闡化、不知其眞也、僞也、繼聞其盡革前古、獨行新教、不知其正也、邪也、又聞會洛王極道其正、洛迹

爾王遣使問道從之不肯非之不能故遣使來問造化根源以觀其述道之眞僞問歷世因革以考其立教之邪正聖早覺其來語諸士曰一稱里格之問試也衆不知所云只多使至聖荅旨曰萬化起於眞主萬教歸於末聖一曰渾蘊六曰化成造化之根底一定也十二萬四千聖人一百一十四部經書與廢沿革之理無頛也柰何信前古之因革而不信今日之因革遵歷世時變之經教而不遵

大成永定之經教耶爾撒乃真主之欽差、非造物主也、屠都司乃逆惡之巨魁、非真爾撒、爲一人也、真主變其形相、俾其自殺耳、末世豐人、自古經傳言之、名籍動靜、非爾撒也、設即爾撒、則爾撒亦不只爲聖人、不當爲造物主矣、爾撒錄循非正教也、止奉一主、不貳一切有形、則邪說異端不能入、止遵一經、不求一切希異、則殘篇錯簡不容存、體主法聖、與亞滅邪、今日之教也、惟王明鑒千古、欲圖身後

之洪福、藉審其宜而處其當、

納黑爾王率臣民二百人來朝

納黑爾乃耶滿之屬國、因奉墨阿子教順焉、欲覲光聖國、故率臣民來朝、見聖自然、并多疑問、聖釋之、

篤北溝遣人告救

北溝遣葬聖子、易卜喇欣處也、先是聖自辭朝歸來、領卜穆外合、聖人之宅主也、謁聖告日北溝人心信聖教久矣、自慮罪業深重、難

蒙主肯、弟子懇求天差、一語超拔、畀其心迹
聖曰、諾、俟命可也、至是日夕、聖呼穆外合、目
主命至矣、盍從吾往、穆外合從至一所、聖長
號、默視、移時、呼北溝人諭之曰、嗚呼、爾衆夭
民也、已知今生之無常、後世之無朽矣、即當
力撇今生、緊保後世、須知今世乃後世之田
圃、後世乃今世之收穫、所獲即其所種、未有
遵善而得禍者、亦未有行惡而得福者、須知
此身乃兩世之寶、雖兩世美好、盡藏此一身

主佑善人、明善保身、人生之氣、嗚呼、爾衆者也、棄諸邪異、歸諸正途、知所擇善焉矣、保身之道奈何、勿違禮遵正法、兩世俱安、默阿子之訓、其慶幾已、默阿子曾爲北滿教授故云聖歸穆外合問於道曰、道天差言、此身爲兩世之寶庫、謀今生、與謀後世孰急、聖人曰、謀後世爲急、急也者、意之所爲也、謀今生而意在後世、則今生即後世、謀後世而意在今生、則後世亦今生

厄斯兀弑耶滿王奪其后裴羅聖撒納查氏韓當二國伐之

厄斯兀名矮合力號爾納西克而卜子也少爲市棍殺人逃于深山得邪術作亂于耶滿鎮尼阿之間慣騎長尾驢人呼爲驢者聖人會發二人乘騎對立惡之招風刮之飛去此其一像也殺耶滿王佘合爾奪其后裴羅氏占王宮妖術誣民在朝諸臣多逸去聖傳撒海北納查氏王與韓當王會師伐之

毋洒勒亂命哈你法氏以師伐之、

毋洒勒蘇馬壄人、自幼詐謬人、呼爲謬者、亦聖夔二人之一人也、自去歲來朝、入教歸國叛、遇妖人、授邪術、自稱天差、致書聖人、曰天差毋洒勒、致書與天差穆罕黙德、須知天下、半屬古來氏、半屬蘇馬壄、而古來氏強項不服、何也、聖問來使、曰、汝知吾爲天差乎、對曰、是曰汝知毋洒勒爲亂賊乎、對曰、亦天差也世尊之貳也、聖人叱之、曰、天差須有憑証可

妄稱乎吾不斬來使汝速回語汝亂賊主人速即改悔稱愚不則早來授首毋致兵民塗炭恭書附使曰天差穆罕默德書示謗妄毋酒勸須知天下屬主主任以與其人惟謹慎人有結果汝何物官小妄自稱尊惑世誣民挑亂清真主怒罰必及汝及從汝者須准備主遜者遂發檄令佈法氏領師伐之

二月西色法命伍酒監征督密

督密自斂尔注以入教速獄奉羣臣畜憤百

群僚心、皆欲叛喜爾格、（[illegible]王名）而願聖教、獨二氏人嗟譏訕毀、勸王興兵、伐默底納、靖除穆衆、則人民安生、無外慕矣、喜爾格感其言、終日練兵、信至聖、聖命伍洒墨領師五萬征會答、囑曰、先奪安巴、以扼其要、（安巴、會答雄關）失向會答、攻其無備、王臣百姓、俱勿殺、只取二氏人活解來、于其誅之意吁、斯慾斯言、天命有在、吾恐不能復覩汝之軍威、聞汝之凱歌也、言際洒淚、伍洒墨曰、請聖懷寬慰、弟子死庇主

恩、即月旋師也伍洒墨即為整師聖親為纏

征旗、

以是月二十六日、都閃白出師

聖躬自餞行、囑曰、嗚呼、伍洒墨汝以主名出

汝為主道征、以勸諭為先、戰陣次之、如其抗

拒、然後殺之、大理人情兩盡也、伍洒墨拜命、

是日下營于祝爾禑、黙底納西北郊山名補白克歐墨

爾色爾弟卜尼幹嘟士、賽衣弟額卜歐擺的

格他的諸遷輔為麾下將、將人訊之、伍年幼、

不應協制先輩聖人聞之、怒拔襟而出、曰師出以名、勝負以時、均主命也、伍酒墨世襲將才、智勇足備、强于乃父宰獨遠矣、豈可以年小目之、況其有父仇欲報、父宰獨征毛武戰死故特命之無知而妄言者、斬、諺言乃息

聖不豫、

聖子伍酒墨出師日、感寒疾、先是在北溝爾告救、柒微恙、時覺頭疼、至分疏衆人之訊、拔襟而出、遂感重寒、頭疼愈急、時宿買母納室、

命穆阿以涉室、及至閨、阿以涉呼頭痛、復返買哥納室、痛加急、至晉復命穆阿以涉室、諸后畢集、聖曰、呼吾痛篤、不能復臨汝諸室矣、須聽吾言者、吾受命爲斯世吏、阿以涉受命爲吾後之穆府、提記吾起居、視吾生卒、將爲後世教、吾將止于此矣、諸后拊擗泣曰、惟天遣之所欲止、願承君之時、阿以涉呼頭痛甚、聖命近前、以手撫之、遂愈、或曰、后頭痛、拂手而愈、聖頭痛而悉何也、聖人曰、是撫言識人

求愈吾待命病而求醫是避主也又曰吾嘗勸記念無常求治是忌死也

釋奴婢四十八

將所有奴婢盡釋放爲良凡四十八

盡散所有

聖人之財總爲三分一公務一私囊一九后自家之所有除公務與九后所有將自己之所有盡行給散與貧○臨終時阿以涉處尚存七枚金錢聖曰吾忘之矣命取至數之得

六枚阿以洸曰留一枚以待需聖人喟然嘆曰可噫吾何何顏于主哉死而有金錢存命盡取付爾里散之

囑

衆士知聖病篤咸請入覲聖人曰吾方欲囑咐爾衆呼爾里法足立攙扶而出爾巴士引之至寺堂論臺末級衆環跪伏聽聖平身舉首拱撫屏息泣涕而諭曰咸讀真主化育萬類萬有皆朽除主一而主斷一定萬彙歸之

嗚呼、衆士、吾囑爾輩毋昧無常、無常者、天人之總路也、阿丹不免死于古聖人不免死、歷代帝王不免死、吾不免死、死足以勸也、須知千古聖人之于其民、時一未若予于汝衆之長久者、至于永世須知我人也、汝輩人也、同此心同此理、同為繼天立極、同有任道之責、同歸直主、吾之後無聖人矣、代吾之位者、學人也、嗚呼、衆士、善體諸遷、諸遷善體、汝衆汝衆善保諸身、經曰、時哉世人、俱在傷折、惟彼歸信遵

義而相囑以查看囑以忍者茲遵須知主命
必行也、毋沉淪現事、順謹慎將來、凡人欲勝
主定主、必降之、凡人誘主、主必誘之、嗚乎、汝
輩善讀輔士、輔士善體汝人兩世利益、汝輩
與之、凡斷事、必遵主命、必效聖法、毋任私臆、
毋事異端、毋信邪說、吾今欲大別汝眾矣、先
汝輩、登程矣、行路不覓路費、後世路費、善行。。。
也、嗚乎、選士、輔士、暨眾多士、歸真有路、行路
有引失路者、無歸失引者、無法度眾由賢學

而至遷輔、由遷輔而至聖、由聖而至主、兆歸眞之路也、捨禮一一切法、吾之言也、脫禮格、好一道聖吾之行也、合幾格一切眞實、吾之境也、由捨禮二而至脫禮格、由脫禮格而至合幾格、此行路之程也、經云、造化天地、顯主大能、造化人神顯主全品、人爲天地貴、萬物靈、必以身主爲得道、體主爲行道、顯主爲了道、三程之盡了道而已、人人能之、人人可登聖品、凡人覩親得近主之高品、無他術焉、體主行道而矣

囑學人、

適囑既已、復召一切士民俱集、曰吾囑學人學人是受聖人家財者、列聖不曾遺下金銀、惟有學問、凡人有學、即是受聖人家財者、是故吾教生中學者、即猶前輩聖人經云至有學者至怕主、我是爾輩中至知主者、我是爾輩中至怕主者、凡人有學而不遵、仍是愚人主必將若輩比如禽畜、經云、彼負經而不遵者、譬如馱經之驢、有外學有內學、外學者已

齊人內。學。通微達主兩者門類頗多、統之可數、析之無算、外學如字學、辭學、文學、經學、史學、律例之學、注疏之學、教典之學、刑政之學、兵學、農學、工造之學、醫卜術數之學、天文地理之學、時令之學、影表之學、格致窮究之學、講辨之學、問對之學、傳習之學、道長引領之學、萬物名稱之學、萬物性情之學、編著傳集之學、取採山海鑛點之學、如是等類、不能言數、內學如以馬尼之學、爲道、以思喇目之學、爲次

以合撒尼之學、善世定識之學、親見之學、同共之學、分辨有無之學、悔過之學、清廉之學、計較之學、謹慎之學、虔誠之學、認己之學、認主之學、制欲之學、克復之學、清心之學、養性之學、明心之學、見性之學、分別邪正之學、審辨理欲之學、端慮謹微之學、變化氣質之學、歸一成一歸一分合之學、返本還原復命歸真之學、真主恩美動靜之學、尊威動靜之學、本爲作爲之學、顯動靜之學、顯本然之學、一切

步位景象之學、達主近主續主之學、化己之學脩眞之學、長生之學、渾同之學、覺照之學、[illegible][illegible]見認得手之學、習主性情之學、分別指點觀覺教命曉諭對言之學、通微達隱之學闡釋一切幔帳之學、顯光之學、入定之學、遊歷妙世與眞宰體用之學、如是等類數倍外學、外學有盡、內學無盡、得此內外全分之人可稱學者、不則否也、今之學者三等、外學者、內學者、內外兼全之學者、外學者三等、傳學

者、教化者、斷事者、傳學者三等、傳字者、傳義者、傳理者、教化者三等、說因果者、直規諫者、至誠感化者、斷事者三等、無斷才而任私者、有斷才而順情者、遵主法聖公正無私者、此外學者之九等、其中有與聖人同品者、有與含畜同流者、有與魔鬼同歸者、端已正人明真、闢妄、遵主法聖、至誠感化人者、與聖人同品、有學無行、有外無內、有名無實、志趣功名希富貴者、與禽畜同流、倡邪立異、廢置正經、

任私順情、侮慢同學者、與魔鬼同歸、哥嘻譽
者之不易得其人也吾未見多人也、主畀之
學、而以實心闡教濟已濟人、無所干慕、則水
中之魚空中之鳥、普地之走獸、天地之神祇、
咸爲善領、後世爲諸善之領袖、與聖人同進
天堂、主畀之學、者而不傳或傳而挾私圖謀
富貴、喜人稱譽、則水中之魚、空中之鳥普地
之走獸、天地之神祇、共爲惡俎、後世爲諸惡
之班頭、隨魔鬼進地獄、吁嘻、斷事之學者、不

易易也、凡作斷事宣、不刃而殺矣、外學者由、內學者險、內外兼全之學者、亿焉吾罕見其人也、其惟眞主之人乎、如是學人乃爲代奏行化爲顯眞主知能之動靜者、詣處天堂、從近主之高品、

明官長

曰吾囑官長、凡若主上命一聖君、必賚之賢輔、以佐治化、忠諫善導、以歸中正、經云、爾撒、告主、于我家屬、予我宰臣、以當輔相、是故宰

臣者、君之股肱、國之維柱、輔君爲治、上體君心、下恤民隱、察社稷之安危、審敵人之動靜、凡有所見、身先衆庶、而急圖之、賢臣治事於未萌、才臣治事於已見、庸臣待事滋蔓而莫能治也、臣道以四、正其身、端方嚴恪、以表上下、高其志、廉潔自愛、以絶希求、定其心、矢志忠藎、以公賞罰、寬其量、包容恊恭、以行仁恕、民道在君、民行在臣、君臣和平、萬國咸寧、君者主之影、忠於君、卽所以忠於主也、念主而

忘君、非念主也、念君而忘主非念君也、教不同、不相爲臣、無已則必有利於民而無害於道、君以代主、臣以代君、伸屈乎寬而以致枉、是求醫於毒手也、禮法之治、今古所同、風俗之事、與地則殊、爲守爲舍、必覩所宜而行之、勿執經而廢權、勿任權而廢經、凡欲改制易弊、必陳其所以而聽于君、國有君、邑有令、家有長、凡居上以制下者、必嚴其正肅定寬之道、治家與治國等、嚴之禮義、教之孝弟、[illegible][illegible]

上下、妻子奴婢一 皆奉持主命聖言毋敢怠忽齋拜、彌撒皆爲牧者、是必拏問其所牧、一夫有失、官長之責、如夫爲官爲長、是代君行治、即代主行治、必期竭誠盡躬、不負所任、是爲顯眞主治化之動靜、歸處天堂、得近主之高品、

囑富人

凡人得了、潔淨財貨、以之守分安廉、看顧親友、結交隣里、後世見主面、如滿月、凡人得了

不淨財貨、誇多鬪寵、嗇吝不捨、後世見主、必受惡罪。凡有滿貫遵例捐課給與應受之人、苟課財分毫不清、攙雜財貨之內、一總皆成不淨之物、天課而外、復有佈施于隣里、爲經、哲白而衣勒嘗囑我隣里之責、吾幾疑隣里可受家財、凡人歸信主、歸信後世、須看顧隣里、財貨如赤銅、若得點化之訣、可立地成黃金、去其渾黑、耀其精采、一倍可直數百倍、因財貨中有許多可惡動靜、若以些須善事滌之

照丹人在其中、即可成永久吉慶之黃金寶、聽名勒習十一、抗主無求二、枉己自富三、背違禮法四、驕慢同人五、矜誇自覩六、鬪富邀榮七、廢弛正務八、嗇吝忍飽九、無益浪費十、受識思長人有此十者、天人之所共惡、今世不能常保、後世永遭罪業、若以聖教之點化誠貨之作用、施於似銷之財貨、將十件醜惡銷去、更換十件美德、俾使成獻主賞玩之精金、一高志輕世、二守己知足、三端念向主、四

感恩、增福、五謙遜和同六、博施濟衆七開心功課八、謹愼取與、九節儉用度、十傳托眞主、凡尋傳托眞主無不保全況復有一倍還十倍、百倍千倍、至于無量之約乎凡人有此十德天人之所共喜、今世旣享福祿、後世永遠吉慶、凡人生時無善行、即是死人凡人死後有功課、即是活人佈施置義常存之功課也造井建亭、修橋補路、置義田義宅、修建禮拜寺、一日不朽有一日之功皆死後之功課也

捨散無多寡、生平一德、終身受用不了、設有一主吾之貧子、受爾一錢、或一食、培補其軀、凡其所幹之功課、皆與爾有分、真人一息可對八神之功、則施者之所得于貧子者、未可計量也、抑知今日之富、未必不由于當日之有一得也、貧未必不由吝也、知夫一得富一吝而可致貧、富者必反思之、凡我皆主之物、廓焉、爲天下共之、如此居富、乃爲代主行仁、爲顯真主慈悲之動靜者、歸處天堂得近主

之高品、

勸農人

曰吾囑農人、爾衆須知、凡栽一樹、或種一粟然後會畜取益、俱書其善功、爾人于普地寶庫中、尊衣祿者、爾人爲後世種、今日者、經云、凡人要令生之耕種、吾與之第後世則無分、凡人要後世之耕種、吾加增與之、務農是與主上交易也、是一切工藝中至貴者也、又務農是代主位、普利衆生、復得無疆回賜、務農

三等人、每等有禮節條例、按例遵行、俱可到大賢大聖之位、一田主須顧愛寬待一切工人、不負堆積、不慢窮人、以令世作後世庄田有所收穫、無論多寡、卽就場取課十分抽一、賑貧乏、用濟貧之設、遇旱潦災歉、不可焦慮、須樂從天命、持守禁約、須知一粟成熟、必經三百六十等人之作用、若有一户食哺、得一主宰之人、則三百六十人咸沾吉慶、二、官守、須安撫地方、勿令踐踏、時勤勸諭勉勵

農工、不容荒廢田地、不容強弱占取、亦勿自行苛索致苦窮民、其功亦有如田主者、三工人為入耕種、盡心竭力、意念端正內外無欺、毋懈農時、毋廢種子、毋傷頭畜、毋故損農具、耕耨之時、存心真主、當拜時即止耕禮拜、不可遲慢、須知耕種固是人力、實主上相助也、經云、汝自稼乎、抑予為稼乎、如此務農乃為代主栽培、乃顯真主資生之動靜者、歸處天堂、得近主之高品

囑市人

曰、吾囑市人、生意買賣、必存心念主、至誠待人、誠實可托之生意人、與聖同宮、經云、男子生意買賣、不惧其念主生意三等、一、今世之生意、一、後世之生意、一、今世爲後世之生意今世生意、所利有限、而考算無窮、得利亦是折本、真經以此生意與頑戲等、經云、爾云、近主之事、流於頑戲與生意也、此等生意人、復生之日、名爲反人、歸處地獄、後世之生意、即

經謂不慢其念主者、存心眞主遵守禮義、不因務忙而躭延功課、不以欺瞞而取利息、利息多寡聽予自主、即無利息遇善事必行、屆期天課必放、不以折本即廢善事、知本之多寡亦主與也、一心行善主必加倍其利、仍且加增其本、拜時至即棄市赴禮、今世之纏索、不能牽轉其定信之衣襟也、此等人爲作後世之生意者、復生之日與聖人同列、今世爲後世之生意、是以主與之財、與主交易、不謂

私有、悉用于主道、不為養生計、而任苦勞須知
財是主寄我吾之衣祿在主、遇所宜施、即若
還寄、迄至臨終、盡捨為義事、如此生意為代
主經營、為顯主生息之動靜者、歸處天堂、得
近主之高品、

賜工藝人、

曰吾賜工藝人、活計中至潔淨者、手藝營幹、
經云、吁、歸信人、爾以潔淨營財用度者、須知
手藝乃從自己身命中顯然作用、以才能為

本價、以身體爲器具、以我之作用顯然眞主
之作用也、眞主之作用二、即一本用、一作用、
本用出自本然、無有間代、如造化天地、斡旋
理象是也、作用顯于萬物、資于因由、如天地
摩蕩而萬物生成、四時往復而萬物消長、日
月照臨而萬物變化、萬物雌牝而復生萬物、
是皆眞主之作用而見于萬物者也、人爲萬
物之靈、獨秉眞主之全德、亦有本用焉、如視
聽言動是也、有作用焉、工藝書畫、雕琢編造

萬樣工巧是也、凡此皆眞主之作用見于人身者也、人以工藝而食祿、猶以眞主而養生也、豈不至爲潔淨哉、第人不知而認爲自己之能、自己之爲也、累矣苦矣、昧其本根、則多謀而少成矣、經云、將使汝見吾徵于諸方、暨于爾諸身、而爾胡不觀、觀也者、就于物我而見眞主之作用也、果能見一切能爲皆自眞主之作用、則當爲作之際、常守三事、一不忘主、知皆眞主之能爲、寓于我者、二不因工藝

而就延功課、三〇盡心依法〇粗細各適其當、如建房造器、縫衣炊食、與一切雇備等事、造作有功所造亦有吉、至于永久、施者用者、俱得福慶、知此工藝人、乃為代主作用、乃顯主之能、為者歸處天堂、得近主之高品、

讚應聯、

曰、聽乎、爾衆天民、凡為僇民、皆真主之奴、服事惟殷、秖承惟勤、毋二爾心、毋懈爾事、維皇真主、溥救下民、總庶邦國、越聖暨凡、曰德惟

信善惟順、祇奉惟姤、維眞主造天設地、創器隙物、畀爾身形、賦爾聰明、俾承峻命、允廸弘功、修乃事、敬乃德、無以一善爲可棄、毋以一惡爲可爲、防微杜漸、萬務在念、毋逆言、毋詭詐、毋褻玩教典、毋輕慢禮法、毋效異端語、毋侮正爲戲、毋以惡稱善、毋將是作非、毋誣良作賤、毋臨酒座、毋視戲局、勿博陸賭賽、勿詭詼供笑、勿揭人隱、毋毀人善、勿虛發咒咀、勿怒逞駡詈、勿事非禮、勿食非潔、勿戴佛奴帽、

勿繫歐羅縧、勿束親虎帶、勿肖俘虜之冠服、一日五禮、歲齋一月、散給課財、朝覲天闕、以時念主而不忘、七日一聚而不忽、孝爾親愛爾弟、尊職敬長、服從將王、夫惟完主約、遵主命、畏主而懼罪、去惡以從善、禮拜而捐課、愛人而敬主、者是為得道、是為穆民、乃能免諸沉淪、永終天福、苟悖主約、叛主命、不信眞常、逐逐世所、不悔而死、是為迷道、必有痛罪、待終臨乎、爾民信哉、惟眞主至仁不枉、

囑選輔

時聖氣力微弱、歸室少息、召諸選士輔士、入內、囑曰、嗚乎衆士、吾之友弟、吾之肖像、教門柱礎、主道干城、汝輩惟力惟輔、眞與主安汝衆、赦汝衆罪、保佑汝衆、葺理汝衆言行、福汝衆、豐厚汝衆衣祿、吾所最惡、異端私欲、凡是新生、皆是異端、凡是異端、皆是迷道、爾輩隄防、我後之言、必假吾之言者多矣、向也吾市行、鬧之親乎、得傳我之言、曰此聖人親書告我

吾者實非吾言也、以後凡屬喬問者皆勿遵、非其人傳者、皆勿遵、傳言者必法甚合可也、通遵禮法律例者吾在汝輩其幸免譴、吾往汝輩即吾後代們爲天下表、自謹自慎、行吾道之一脉、吾之教坐、將分七十三教、七十二教歸於獄、一教進天堂、其遵聖道通禮之人也、乃取筆于几上畫一直線、曰此吾向主之道也、復依左右各畫數線、曰、此七十二家之道也、莫不曰正道、實非正道也、經云、若爾衆爭校一

事須歸之主歸之聖謂歸之眞主之經聖人之攝納也除此二者即是私欲異端邪魔將導人于惡善人不襲于爲惡乃導之于異端以異端爲功終墮于惡矣邪魔惡人依據經典卻着不敢悖乎經典乃啓之以私欲以私欲爲正終落于悖矣邪魔之惑愚者淺惑知者深汝輩其愼之哉吃緊于經典猶恐不戒代相傳人相習男執已而罔人婦未結惟在謹愼士

取償

嘱之明日、命足法立爾里扶肩至寺、坐諭臺下未級名諸遷士輔士軍民、咸集于寺、諭曰、生前有過、死後必罰、今世有枉、後世必償、今世清白、後世乃安、吾將別汝衆矣、吾有貸于爾衆、今來吾取、吾有枉于爾衆、今來吾償、吾有慾嘗、越法而致諸慍嫉者、今來吾白、吾以知悔而賠、是今日之償、可免後世之殃、諸士其勿隱、衆聞、竟痛哭悲號、絕無一對、至日午

歸室、晌禮復出上臺踞坐、涕泣諭衆曰、吾纔此一次討白矣、吾無枉人、人無枉我、姑息容忍、是枉我也、爾衆隱默、吾不將挾過而歸乎、衆泣對曰、天差無過、天差安息大海宏光、不以一塵混其淸明、況無一塵乎、聖人奮激變乎色、泣曰、人莫不有過也、只爭小大隱顯、自謂無過者、罪莫大焉、諸士以吾爲無過、無過矣乎、天罰無私、不介聖凡、不遺纖細、天敕云、行一纖善者、必見之、行一纖惡者、必見之纖

善必賞、纖惡必罰、不爽也、賞罰之下、爾衆能
庇吾于無過乎、與其彼將無措、及莫若今日
無隱忍言際、哀泣痛切、一人出班、啓曰、吁、天
差、我有過、已無過矣、弟子聆天差之懇切、自
承上告、昨日借我三錢、給某丐者、彼將弟子
已作措施、可無償矣、聖人色悅、曰云、借必償、
乃命符裁立取三錢償之〇聖坐待良久、懇
約衆士、兆牧查、必爾出班、啓曰、天差責過、如
是其切、吾輩仰佈于聖德多矣、獨者于某陣

上會打弟子一鞭打䭾慢及弟子也聖人曰果然取吾鞭償之衆士奮起欲執查必爾下聖人止之曰毋枉我此我益也命畢喇勒取鞭至促查必爾打查必爾曰打弟子背乞背聖示背查必爾曰彼時天炎赤背乞赤背衆士大怒俱掣劍欲殺查必爾聖人曰汝輩欲吾免今日有限之苦辱易後世無窮之苦辱乎非愛我也非尊我也解衣示背衆願以身代之聖人曰罪不可代也今世代之後世僞

償、予復過重矣、查必爾熟視聖背、衆羣起、張皇、欲護之、查必爾忽擲鞭於地、摟聖脛、且泣且號曰、嗚乎、天差至仁至德至慈至愛弟子、豈爲償還、而肥大如是耶、吾聞知聖體有肉、即天人之信、聖王之儆、萬代人師之證、凡人見之、爲承享天福之機、緣天差曾諭云、凡人見過聖體、必不遭火刑、欲聖解衣、乃欲見聖肉、並使衆人共得見之也、聖無枉予何有償。

爲衆告赦

衆士見聖自責如此、各舉己過白聖而告赦爲曾爲賊者、奸者、飲酒者、賭博者、毀讒背毀者、詐僞謬言者、許約失信者、弛廢教典、怠慢功課者、聖人拳手、向斷祝告、移時對衆曰、呼衆士傷己者有赦、害人者無赦、功課不周者有赦、欠缺者無赦、沉溺酒賭、傷己者也、果能痛悔而反之、赦已、毀讒謗毀傷人者也、任悔無赦、齋拜不時、禮節不周、心悔而認過者赦

已欠飲齋拜客捨課財不思補𠍴罰而亡者無赦衆士聞諭感激而聲淚者半哀號撲面而自怨者半相爲告曰吾輩錯也愚蒙追隨蠱教及歸依聖門准棄去諸迷途脫離罪業今也有罪既悔而不蒙赦于歸依何益復茯跪而告曰天老至仁至德至慈至愛尚有一綫之可望乎聖人呻吟良久難色而動言曰賊入者向衆而悅其人表自與衆人知吾爲毀謗人者復向受謗之人討其次中擊鳴欠欽功課者要則補還危則遺囑

撒賄罰贖祈望主赦一人出班告曰弟子曾
爲役拿廉格歐畧爾掣劍欲斬之曰此無赦
之罪也聖曰無赦之罪也眞主之所最惡也
第其示曾爲而今悔宜聽主斷一人大聲號
泣訴曰弟子諸惡罪作似無望于赦矣聖人
曰呼汝之罪大于主慈乎特患汝之悔不眞
望不實也對曰眞悔實望亦有微乎聖人曰
不再犯謂之眞悔不遵一善謂之實望對曰
弟子願服聖教祈望主赦歐畧爾進曰天差

爲衆告祝而赦其罪乃眞主有命已赦之乎抑天差之甚望其赦也聖人曰吾爲告祝眞主赦之已呼歐墨爾汝知之能悔無大罪自矜無小罪悔阿丹之性也矜以卜里厮魔之性也眞主赦阿丹不赦以卜里厮

命額卜白克爾攝理政教

初聖疾不能赴寺命補白克領衆禮拜阿以涉私曰補白克爲人多憂莫當聖任聖不答阿以涉私謂哈甫娭曰補白克爲人多憂人

皆慷其聲音蓋請聖更命歐墨爾哈甫娑畫于聖聖怫然曰汝輩婦人之才也于知何有是日命補白克子爾卜篤勤合范取角牌手書遺旨付補白克收執凡屬國政教典悉聽斷于爾補白克爾凡遷士轄士聖務國人皆尊補白克爲哈里法襲聖位也○畢剌勃請聖赴寺聖諭尊爾子曰衆且禮拜者尊爾子出呼歐墨爾曰聖命汝領衆禮拜歐墨爾應之高頌天救聖聞之曰茲非歐墨爾之聲乎

阿以沙對曰、然聖人曰、止、更命補白克領之畢、歐璧爾問于尊爾子曰、聖人曾命子乎、對曰、未也、聖人云衆且禮拜者、吾欲君領之也、

○畢喇勒請門、請禮聖命補白克爲以馬目、畢喇勒以手扶頭頂出、大哭曰、難救矣、絕望矣、身首異處矣、傷乎吾自有生以來、未見如此光景也、入寺、謂補白克曰、聖命汝爲君、補白克聞之、大哭昏倒在地、衆士且哀且救、扶補白克起、領拜聖聞哀泣聲、問故、法士默對

曰衆士想見聖顏而不能是以哀泣也聖命爾巴士爾里扶出至寺從之禮拜畢諭曰爲乎汝衆穆士吾將汝衆交付眞主矣眞主保護汝衆汝衆當自謹以承主護陰翳汝衆爲吾之哈里法者眞主也顯司教典爲吾之哈里法者補白克也吾辭世矣扶之歸第

遷都十一年己巳三月勒比而敖卧立〇東歷戊辰十二月十二日

帮閉白

午時聖人終

自前月二十六日得病至此月初八日夕頭

痛益甚、命取水七瓶、坐大錫盆中、呼阿以遊爲之沐浴、起曰、吾生平沐浴未之人助也、今也病疾、姑之乎、姑之乎、爲其族挫阨亡人告俟、衞日克薾服事聖人、喟然嘆曰、吾以吾之服事、委之家人、是苦之也、汝之善意、主善報之、聖痛甚、推被自纏、阿以遊曰、友與友固若是之苦之乎、聖人曰、愚人畏死、知者疾病、賢者患難、聖者痛苦、惟聖人爲諸難之最甚、異日、額卜色衣得入、視聖、時熱甚、肌膚爍人、色

衣得以手抹之驚曰沸湯灼火莫此甚也聖人曰未有人病甚于聖人者未有聖人病甚于獲者病愈甚者報愈多吾望報乎哉眞主于我有餘福也聖頭暈腸痛昏昧數次衆后守視相議以藥滴鼻得醒聖覺曰何人之議對曰賓巴士恐狂疾爲患也聖曰咈狂疾魔屬也焉能侵正此必婦人之見也婦易惹魔可以藥滴諸婦鼻中于是凡在室之婦俱以藥滴鼻買母納亦命滴十一月葉怯閃自

名四配遺命諭眷屬禮制一切遷士輔士俱
就外舍、伍酒塁自軍營來求見命人俯伏覲
面、塁捧手仰天默禱移時撫伍酒塁肩膊伍
默喻聖意歸營諭衆軍次第入拔看覲伍酒
塁毋戒、伍曰聖人病在早晚未可出師聖名
衆士狀頭親寫遺書賦塁爾曰天差病羸且
請安息、有眞經於此、已是爲教、衆同聲曰請
塁自安、毋肅囑、聖人曰、囑免擬議書免後亂
眞經爲法、聖道爲例、法非例不明、例非法遂

行汝輩遵法而術例庶幾可也次日都閔白亭午命取刷牙衆以進聖取視之復視阿以渉阿以渉會意接視太硬啖之柔細進聖以刷牙命舉水盤兩手浸入抹面高聲曰主乎主乎助吾善道去吾傷痛治吾心疾惟眞主是能治者不潰諸毒反手抹身高誦萬物非主惟有眞主瞑目而終伍酒壘收單入城賓蘇旗排聖府門首遵遺命禰白克襲位○聖人病三日不能赴寺越七時禮一日宵禮二

日五時三日晨禮○初九日補白克領响瑪聖忽躍起命二人扶至寺坐補白克右從之禮拜補白克欲後聖指點勿動禮畢歸第畢喇勒立寺前大呼曰嗚乎眾士汝輩知之矣此寺禮拜聖道之常也病危不舍其貴○聖病爲法士默入覲命坐與語其聲悄然法士默然又與語法士默笑出阿以涉曰聖愛汝語汝而汝哭旣而又笑何也法士默對曰有機密焉聖約不可洩也迨聖沒後阿以涉復

問法王默對曰始也聖囑後事故哭旣而聖然予曰大人之死如奉詔面君乎死乎所樂從也汝不樂從汝不欲爲大人乎予故笑○

終之日補白克領衆禮晨拜聖聞領經聲肩攢颿之見其班次威儀悅容光直射入班中如鏡目衆俱驚覺幾于失拜補白克疑聖出欲遐班中聖指點勿退禮畢垂慢是日終○

爾巴士爾里視病出衆士問光景爾里曰甚好爾巴士曰甚好爾里三日後爲杖生矣蓋

凡爾卜雋穆託吏部氏將終其頟必有顯跡視聖之顯跡見矣○聖人終阿以涉取一衣一裳出舉示衆呼曰聖人終于此二衣○聖終時六十三歲四十歲爲聖居曇克十三年遷黙底納十年適六十三歲云或傳六十歲者大盭之數也○聖生于飛歷元年丙寅三月十二日夜中終于遷都十一年已巳三月十二日晝午正六十三歲聖人生于都閃白爲聖于都閃白遷于都閃白到黙底納都閃

白、終于都閃、白登霄都閃、都閃白○至默底納日天地光、終之日、天地、天地暗、○聖人終、衆人哭毆豎爾杷曰、聖人不死、第似母撒、入山、睽其民數十日而已、有敢言聖人死者、割舌○爾乞勒嘿、曰、莫言聖死、言聖死者、掌嘴○爾巴士曰、聖人雖亂、亦如衆人之軀、雖則埋矣、真主必能救士而出之也、衆問于補白克曰聖人死矣乎、曰、萬物皆朽、除主一面主乃永生焉、

命補白克爾襲位

聖終時、補白克在色納直公務、聞訃、飛騎來

聖寢、啓幔捐單、見聖容怡悅如寢、大哭曰、嗚

乎、眞主豈俾爾死哉、大限至矣、眞主豈不能

永爾生哉、萬物皆朽、除主一而也、衆推補白

克即位、補白克讓歐墨爾、辭、再讓再辭、三讓

三辭、衆環立、向補白克、不向歐墨爾、共呼曰、

遵命不敢違也、于是補白克即位、

以一卜熙恩歐麥爾掌喪禮、遵遺命也、

一卜尼號爾卜度喇喬嘗侍聖問禮故教律爹定于一卜尼默思歐第而于喪禮尤加詳爵衛曰克即位遵遺命以掌喪禮凡一應喪制禮儀悉聽指揮

沐浴

衆問于一卜尼墨思歐第曰誰當沐浴之任第曰吾聞之聖人云眷屬之至近者洗之曰沐浴如何曰釋衣而洗三遍遂因黨叙爾巴士（叔）爾里（得）法足立格三（爾巴士尼）四人洗之伍

洒墨孛獨之子義孫索立台者侍二人傳水、洗法移聖于浴床頭東足西、解衣帶、爾里騎坐浴床之東扶聖起、抱于懷、彼三人洗之、傾水衣上、始一遍淸水、次皂水、三水片香水、然後去衣、薙拭乾、以水片香膏、塗諸孔竅、及一切叩所、一切骨節、肘膝肩髀手足諸指入殮、凡移動去衣、俱有覆蓋、掩使骨露、○或傳、敖士、外人也、亦御聖浴事、曰、敖士求服浴事、爾里允之、命入、而未命其事也、○揭單時、聖體發異香、爾里云、吾生

平未開似聖體之香○聖體最潔且發異香衆議可不洗一卜尼默思歐第曰聖命可違乎聖人之損納忒容廢乎◎初衆不知所以洗忽聞聲于屋隅曰撥衣而洗因即和所服之衣洗之而抹于衣上○水存目眶爾里以口吸之目有微垢以舌舔之○休浴際諸后莫豫阿以撒聞其洗法曰早知如此洗吾輩至當洗之也脊屬未有近于吾輩者也一卜尼默思歐第曰男婦不相入也入浴室也雖云妻

可洛夫可也、非貴也、權也、非經也、

斂衣

衆問斂衣于一卜尼黙思歐繁第、曰、吾曾問于聖人、聖人曰、任以吾衣、所服之常衣以密速爾、衣、衣之最貴者或葉馬尼衣、衣之最賤者乃斂于三白衣、以色乎里布、密速爾之最貴者為大禪、以納直打、尼布、葉馬尼之最貴者為複禪、以素所服之裏衣為襯衣、加弁冠纏巾、束其兩端、畢歸寢床、覆以單、

殯禮

衆問于一卜尼默思歐第曰、殯禮如何、一卜尼默思歐第曰、吾方問之、不禁大哭、聖亦哭、移時、聖乃諭曰、吁、一卜尼默思歐第主慈汝、予汝好、汝安坐、吾語汝、既歛已、移卧寢床、覆以單、汝輩盡出、虛其室、以俟九天七地之神祇爲我殯禮、有聲息、聞于汝輩、聲息已、汝輩進、以次第各爲我殯禮、先族屬、次諸第友、次衆士、次國人、次婦女、次幼童、于時內外息靜、

娚令喧嘩衆乃如命既歛而出隱隱聞室內特克比爾聲少停聲息衆依次而入各爲殯禮先哈申族衆次遷士次輔士次衆士次婦女次幼童

衆問葬所于一卜尼黙思歐第第曰此吾未之聞也蘇諳諸哈里法補白克也因之補白克問于補白克補白克曰昔者吾會聞葬所于聖人聖人曰人終于其所生之地也歸其始造之土也

是處不可爲聖人之葬所、惟其終于何地、葬于何地、遂于其寢處・榻床、作壙而葬之、命阿卜陝黜得（墨克善作壙者）造壙、厄卜託聖合（默底納善穿穴者）鑿穴、爾巴士歐墨爾客之（音變下聖于墳內也）爾里法屋立落三舍祿郎撒士五人下墳入聖于穴、以九數塼砌門、實土平冢、洒水其上、

封

衆問于一卜尼黙恩歐第曰、墓封如何、第曰、吾聞之、古者封墳、有方者、有長者、有平背、有

阜者駝峰之謂也聖人損納取阜者今則阜封避損納也○今聖塚係祖母綠寶石一塊方徑數尺封蓋其上毫光燭天可望于百里之外傳者曰天生以封其墳者也或傳扶[illegible]苻得之即以嵌其頂又曰初封以土至哈魯納爾施得乃嵌以祖母綠寶石○聖終于爲月十二日都閃白午時葬于十三日坐閃白外

是月紲羅子殺尼斯兀耶滿平

先是聖病將危斯兀亂殺耶蒲王奪其后斐羅子逃投海北洪韓當兩國會兵伐之海北洪王南查氏遣外甥領朱爾領五萬師由西路進法蘭西王遣韓當領五萬師由東路進會兵于鉏尼柯部告文武軍民共誅逆賊半夜至耶蒲直入宮中見婦問之為斐羅子叱曰夫被賊殺父亦被賊殺其仇不共戴天尚何面目與之居耶斐羅子泣曰妾志在報仇不死耳問賊所在曰彼自構秘室鍵門莫通

必穴墻可入遂穿穴命裴羅先入軍士繼之賊方熟寢劊其頭聲烈于牛吼闔入聚至裴羅子廝聲呼曰天赦降諭厄斯兀鬼魅妖術嗣君渊民天命殺之汝輩皆先王順臣遵化者身財俱保逆命者授首亡家衆俱拜倒高誦清真言順教遂揃清宮禁榜諭安民以舍嗣子立位捷報至點底納聖已終補白克喜曰由聖功也○聖終之前數日忽發嘆而復笑曰吉國吉人誅殺亂賊矣或問為誰曰

婁羅子殺厄斯兀也

跨合氏誅木爬勒蘇馬陌平

聖病將闘木爬勒亂命哈你法氏伐之、哈須四萬師以酒必提穿篤為將伐之、木爬勒驍勇無敵、妖術惑人、立偽教其法皆與聖教相反、人民多惑之、及與對陣、木爬勒曰、天下以有道伐無道、未有以天差伐天差者、酒必提什天差必有明証、有感應無則逆寇也、以天差伐逆寇有何不可、木爬勒怒、挺戈戰、酒必

提揮劍斷其足、木厖勒即以折足擲打洒必
提、死穿箭救之、亦被打死、穆軍推下、亟請救
於聖、聖人已終、補白克曰、無畏也、聖有遺命
有人殺之、宜速進攻、勿退、及對陣、木厖勒隻
足乘馬、出奔、泥穆營、不防、韓合氏從旁揮劍
斬其首、招衆軍降、衆早知木厖勒妖術非正、
倒戈而降、捷至默底納、補白克曰、韓合氏一
劣卒也、能斬上將二、一極善、韓澤也、一極惡
木厖勒也、

四月朔（勒比耐阿辰爾，東歷己巳正月）。○伍洒墨伐安巴，殺其逆，俘其男女，掠其駝馬財寶還。

伍洒墨受先命，于是月朔出師，閱二十日至安巴，安巴無備，盡被擄殺，進後魯密，魯密王喜爾格聞報，驚曰，是吾導之也，二氏臣曰，吾國何畏，擁百萬之衆，不能拱數卒耶，盍以傾國兵迎之，伍洒墨聞之，量力不可，遂還師，魯白克曰，聖命攻魯密乎，伍洒墨對曰，非退，曰，聖命攻魯密，無備可進，今有備，故